



一路风雨，一路兼程。

八月二日，天公不作美，雨丝缠缠绵绵地落着。十来人怀揣忐忑，驱车向着墨尔多山进发。深坑、急弯，车轮碾过泥泞，惊险时时相随。到了山脚，大家缩在车里，盼着雨停。一个多时辰过去，天色依旧昏沉。心下一横，索性撑开伞，披上雨衣，笑着踏进雨帘。

雨中的原始密林逼仄异常，枝丫横斜，冷不防敲在额上；灌木丛中，雨水顺着裤管往里钻；眼前雾蒙蒙一片，不辨南北，只得低头循着脚下依稀可辨的路径。未出二三里，衣衫尽湿，发梢滴着水珠，狼狈之余，反倒不再顾及什么，步履竟轻了几分。跌跌撞撞两个时辰，终于望见了山崖缝边那座木屋——此行唯一的歇脚处。

柴火烧起来，热茶灌下去，就着馍馍，颓丧渐渐散了。天边竟也亮了些许，仿佛应了这人间烟火气。有人倚着门框看雨雾出神，不说话，只偶尔抿一口茶。那片刻的静，比先前的笑闹更让人心安。

休整过后，重整旗鼓再出发。此后的路陡峭更甚，如垂天之梯一般，攀爬的难度节节攀升。孩子们最先失了耐性，嘟囔着不愿再走。大人们便指着路边的野莓，说些山野趣事，哄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。待到最后的二三里，连大人们也步履迟缓，孩子们更不必说，百十步便嚷着要歇。遥望海拔4300米处的石头屋，想着里头茶水的清香、面汤的热气，牙关一咬，竟也攀过了那片荒石滩。

石头屋里，柴火噼啪燃着，大通铺黑黢黢地卧在暗影中。卸下背包，人便瘫倒下去，困意从四肢百骸涌上来。直到酸菜面块的香气飘进鼻孔，才惊觉腹中空空。吃饱喝足，烤衣的、报平安的、揉捏腿脚的，各有所忙。待收拾停当，推门望去，月华已染白了山头，多年不见的星河铺满头顶，璀璨得令人屏息——“手可摘星辰”，原来不是虚言。

夜深了，石头屋里鼾声渐起，偶尔夹杂着吸氧的嘶嘶声。那声音在古老的石壁间回荡，让人恍然觉得，千百年来朝山的人或许都曾在这昏暗中喘息过。迷迷糊糊间，柴火的噼啪声混着呛人的烟味钻进来——该起身夜爬了。囫囵吞下几口面块汤，借着电筒微光又踏上征途。山势愈发险峻，乱石堆叠，几无驻足喘息之地。两个时辰后终于立在峰顶，晨风凛冽地刮过耳畔，极目四望，群山起伏，红尘渺渺。那一刻忽然静了，什么都不必说。

下山的路比想象中更难。上山时全凭一股气顶着，此刻那股气散了，身体才把欠下的账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膝盖每屈一次都像要脱臼，小腿肌肉绷得发硬，脚趾在鞋里死死抠着地面，恨不能长出爪子来。我们侧着身子，一步一蹭往下挪，之前攀上来时不觉险峻的崖壁，此刻俯探竟觉胆寒——那几乎是垂直的，我们竟是从那下面爬上来的。最折磨人的是无穷无尽的“最后一个弯”。转过一道，眼前赫然又是一道，如此往复，仿佛这山在与人开着残酷的玩笑。双腿渐渐脱离了大脑的掌控，每一步都带着滑跌的惯性，只靠登山杖勉强撑着不至于跌倒。有孩子说话带着哭腔，大人也没有余力安慰，只默默牵住那只小手，一步一步，像两只笨拙的蜗牛。

最后的五公里走得昏天黑地。没有人再说话，只有喘息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。待终于望见停车处时，谁也没有欢呼，力气早耗尽了，连欢喜的力气也匀不出了。爬上车的一瞬，人便沉入睡眠，直到颠簸的山路将梦境摇碎。

这两日，墨尔多山的雨、雾、星辰与晨风，一一收进心里。那一程一程的奔赴本身，便是圆满。

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